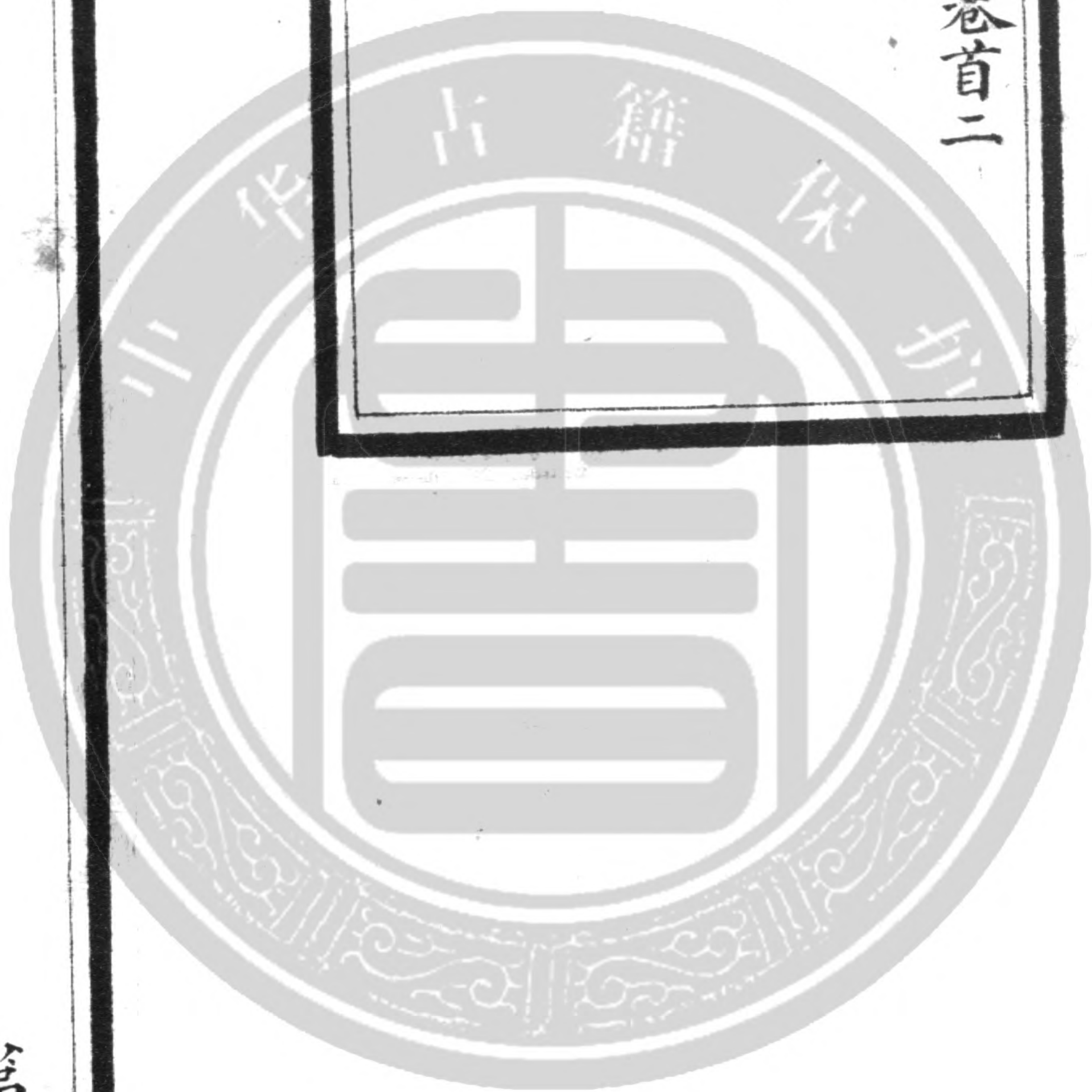


國子監志

第三冊

卷首二  
聖諭  
天章





國子監志卷首二

聖諭

天章

高宗純皇帝

御製四賢贊 并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為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





禹之相授受。負乎尚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為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閑聖道。而養氣之論。為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為百代之楷模。因各係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

復聖贊曰。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

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

宗聖贊曰。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道重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

述聖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茲後學。



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

亞聖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處士橫議。為我兼愛。簧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乾隆三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仰惟我朝。列祖。以聖人之道。治天下。用開太平洪業。

聖祖

世宗。重道隆

師。超越百代。作人造士。化洽寰區。朕嗣守丕基。勤求至道。思所以廣勵學宮。祇紹

前烈。越乾隆三年三月二日。親詣辟廱。釋奠於

先師孔子。升堂進講。嘉與諸生。闡明聖教之本原。帝



治之盛軌。夫端教術。育賢才。厥惟師儒之功。正身心。脩德業。以為國家之用。諸生其可弗勉哉。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放勳曰。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我

祖宗教澤涵濡。薰陶長養。百年於茲。正學昭明。揭若日月。爾監臣欽承至訓。振作而鼓舞之。罔有怠斁。諸生率乃攸行。敦本務實。希賢希聖。夙夜罔愆。俾國家文治。光裕於億萬年。懋哉懋哉。特諭。

乾隆五年。

訓飭太學士子及司訓等官。成均課士之道。惟貴躬行實踐。不在多立科條。如徒視為具文。雖再增條款。又復何補。是惟在國子諸生。自知黽勉。則古稱先務。期明體達用之儒。勿役役於祿位功名之念。而司訓課之責者。又復善為誘掖。切加勸懲。則辟靡鐘鼓。教化聿興。而珪璋特達之士。亦從此輩出矣。

又

諭內閣。士為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



成法規條亦既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為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為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

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前至於惰遊而不知返。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為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為己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闇然自脩。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



天章  
章聲譽之能奪志哉。况即為科舉亦無碍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我所見。為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即是科舉中為己之學。誠能為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為聖賢而有餘。不能為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偽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為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

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材。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為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為學者知所以學。

謹案 臣 監恭刊

宸翰。在南學率性堂講堂正中。

乾隆十二年。

諭內閣。翰林院檢討阮學浩所奏貢生閻若璩



國朝志  
天章  
孔廟從祀未議十一條。朕初加披閱。大概多前人所已經議及。非有卓然至當不易之論。有裨典制。必當見之施行者。即如議樂舞宜用八佾。籩豆宜用十二一條。其意謂尊崇祀典。宜用天子禮樂。夫孔子道德高厚。與天地參。即備天子禮樂以奉之。亦未足以昭崇報我朝。

列聖隆禮致敬於

先師。至矣盡矣。而樂舞仍用六佾。非略而未講也。朕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孔子斥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顧以

孔子所非者祀

孔子。是得為敬

孔子乎。在他人則議之。在已則受之。於聖人之心安乎。謂

孔子生未嘗為諸侯。六佾亦豈所固有。此乃本之宋臣王安石。謂史記不當列

孔子於世家。不過文人翻新立說。豈足據為定論。且天子尊師。所貴宣明德化。敦敘彝倫。實能行聖道以



端治理。明聖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無一人不與被聖人之澤。至於樂舞之儀。文籩豆之度。數其末節耳。而以此為尊師首務。豈所謂能知輕重者乎。又所稱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凌躐。宜請釐正一條。兩廡從祀諸人。累朝互有出入。蓋書生習氣。喜逞臆斷。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見。言人人殊。考之前史。甚至有迎合時事。黨護鄉曲者。漢臣議禮為聚訟之譏。良有以也。阮學浩所信者。閻若璩之說。而閻若璩此條。如何釐正。若者宜先。若者宜後。在閻若璩

即無定論。况

孔廟祀典。於雍正二年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令廷臣集議。所有應增祀復祀之先賢先儒。已經一一釐正。閻若璩所謂西多於東者。蓋未釐正以前之舊。今定從祀東廡六十二人。西廡六十一人。位次秩然。初無凌躐。現載大清會典。閻若璩固未及見。阮學浩何備官。而亦未之聞耶。祀典關係重大。若祇憑其私心淺見。率議更張。忽進忽退。忽東忽西。成何政體。以朕觀之。此二條即不可施行。



是以明切曉諭。令衆知之。其餘各條。或有應議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

乾隆十八年。

諭內閣。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因朝臣與諸王交接往來。曾經降旨訓諭。深戒黨援。用以防微杜漸。垂示方冊。最為深切著明。所當永遠恪守。朕臨御以來。意諸王大臣自必凜遵。

聖訓。慎持防檢。是以未經特頒諭旨。乃諸王中一二節。

違者。竟有招納之事。而大臣中有在王府往來者。如此因循。則

皇考整飭風俗。防弊遏邪之苦心。及朕而即弛。朕甚懼焉。且如旗員素隸各王門下者。本自不禁。其非本門及漢大臣。則全無交涉。設有政務。何妨公言朝省。奚僕僕私謁為耶。歲時投刺。即為促膝密談之端。形迹未絕。保無掣肘顯為之事。且其意將此為榮耶。抑別有所為耶。甚無謂也。日久漸忘。人或藉口。其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門。各錄朕此旨一通於壁。庶諸臣觸目。



國朝志 卷之三  
天章  
警心。遠嫌自重。其或再犯。被人糾參。朕將執法從事。毋謂不教。

謹案 臣監恭錄敬懸東廂中前楹。

乾隆四十四年。

諭內閣。近來凡有諭旨。兼蒙古文者。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而以理藩院所擬原稿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緣繙譯人員。未能諳習蒙古語。就虛文實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脗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文。阿岱閱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無不備

知。其所以不曉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語。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牽綴為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歧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其相背也。則蒙古王公等之不解理藩院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由國朝定鼎。至今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長京師。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即滿洲語亦日漸遺忘。又復憚於學習。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本向上耳。朕因繫矩而思之。非特此也。即如制義。所以代聖賢立言。



雖古今時會不同。而中國語言。相沿未改。無難會意。追求。乃今之所為時文。朕覽之多不能解。朕雖不喜作時文。然向在書齋中。於明季及國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誦習。其中如歸有光。黃淳耀。純乎古文。讀之心喜。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奈何今之作者。相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曩者魏晉六朝。習尚浮靡。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人見之轉以為怪。故其言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為好。小慚者謂之小好。大

慚者即以為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然。何況今之距唐又將千載乎。夫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日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尚思迴狂瀾於既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為宗。朕曾屢降諭旨。諄諄訓誡。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為怪。讀書人於此理尚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備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祇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勦襲擗搯。效



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以是學。舉子以是為揣摩。試官即以是為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即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即士習亦不可問矣。嗣後作文者。務宜沈潛經義。體認儒先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陳言。辭達理舉。以蘄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輕心。試官閱卷。亦當嚴為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概擯不錄。庶幾共知謹凜。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清文蒙古文。亦當實心講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

學政。及繙書房理藩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楣。俾皆觸目驚心。欽承勿怠。并諭中外知之。

謹案臣監恭錄敬懸南學辰廳中楹清漢文。

乾隆四十九年。

諭內閣朕恭閱

皇祖實錄。康熙四十二年。

南巡迴蹕。河工告成。特頒

恩詔。今國家重熙累洽。承平百四十餘年。朕寅紹丕基。

祇承



世德。御宇五十年以來。無時不以民生為念。仰荷天眷。壽逾古稀。五世元孫。一堂衍慶。明年正月初六日。

繩

祖武之丕休。舉者筵之盛典。又以辟廱肇建於上。丁釋奠禮成後。親臨講學。所以引年敷教者。既隆且備。允宜嘉與中外臣民。普沛恩施。用昭敷錫。著於乾隆五十年元旦。特頒恩詔。所有詔內條款。著大學士軍機大臣詳悉開列具奏。

御製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戊戌年為三老五更說。亦既闢其踳駁。而勒之新建。辟廱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內。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為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為廿七月。既閱諸禮畢舉之時。於視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咨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為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蓋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



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為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資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年之所為，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竝勒辟廡碑，以識已學之淺深，及不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不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遵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為戒，且為廷玉惜之。

謹案

御製說碑在

辟廡前東西碑亭清漢文

御題議在東清文碑之左旁

御製千叟宴詩



抽祕無須更騁妍。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陛髫垂

日。之曠典。皇祖於壬寅歲。舉行千叟宴。實從古未有

賜觴。以觀禮。予時年甫十二。躬逢嘉會。親見

并命侍立。龍光燕譽之隆。訝至當軒手賜年。今歲乙

者筵慶錫。凡六十四年矣。皇祖盛典。於新正月初六日再

閱今乙巳。恭依。舉千叟宴禮。昇有年屆九十。及一品大臣以上。皆召

極五十年。至御筵前。手賜之觴。以昭君酢。臣酌九重會。

天恩國慶。酬酢一堂之盛。天恩國慶。萬春延祖孫。兩舉千叟宴。史策饒他莫并肩。

謹案

辟靡

寶座五峯屏後正中。恭懸

御製詩屏。謹錄如右。

乾隆六十年

諭內閣。本年為朕臨御六十年。於二月上丁。親詣

文廟。釋奠禮成。竝閱視辟靡新刊石經。瞻仰宮牆。彌

深景慕。自惟冲齡肄學。服膺

聖教。迄今八袞開五。猶日孜孜。誨學無倦。舉凡行政

念典。悉皆得自心傳。今晨辟靡展敬。祇肅躬親。風日

暄和。典禮咸備。景仰之誠。



國子監志 天章  
先師靈爽式憑。自必默垂鑒佑。當茲邇運增隆。慶臻  
耆壽。莫非仰邀。

錫貺。允宜施恩黌序。嘉惠士林。以光盛典。所有各直  
省歲試入學名數。著交該部查照向例。分別廣額。其  
太學肄業諸生。竝著加恩免其坐監一月。用示重道  
崇儒。壽世作人至意。

仁宗睿皇帝

嘉慶五年。

諭內閣。三載考績。始自唐虞。至今日則為京察。用人之

典至要。而選士之方。必推氣節。未有阿諛諂媚之徒。  
而能有廉明之政者也。近年以來。六部堂官所拔識  
之司員。大率以迎合己意者為曉事之人。以執稿剖  
辯者為不曉事之輩。以每日偃謁卑詞巧捷者為勤  
慎。以在司坐辦口齒木訥為迂拙。遂至趨承卑鄙。乞  
憐昏夜。白晝驕人。仕路頹風。幾不可問。氣節消磨殆  
盡。成何政體耶。近日堂司各官。雖比前稍知檢束。奔  
競之風。恐未能盡改。總由積習相沿。狂瀾難返。朕思  
轉移風氣之方。須立矜式觀摩之準。現已將屆京察



國子監志 卷之三  
天章  
之期。各部均應慎重選舉。詢謀僉同。果有猷守兼優者。自膺首薦。餘則寧取資格較久。謹愿樸實之員。其少年澆薄。才華發越者。亦宜令其經練。下屆再行保列。則相觀益善。更足以礪後起之俊。黜華崇實。於政治不無小補。再京察之時。尚書侍郎應各備一冊。密識賢否。公議之日。再行同覽。衆所獎許者。拔之。衆所屏棄者。黜之。以公心辦公事。勿存絲毫私意。問心無愧。斯可對君。核辦之時。不准司官書吏家人在旁窺探。亦不准預為洩露。邀譽市恩。此旨著通行曉諭。各

錄一通。懸於公署。朝夕觀覽。觸目警心。以副朕循名責實。務得真才之至意。

謹案 臣 監恭錄敬懸東廂中楹。

嘉慶八年。

勅諭國子監等官。我國家

列聖重光。以典學親

師為首務。羣士霑濡

化雨。泱髓淪肌。朕紹承

大烈。嘉慶三年。即舉臨雍之典。八年於茲。兢兢業業。不



敢昕夕愆忘。今仰荷

洪慈。武功歲事。文教宜修。首善之地。尤加意焉。夫學以明倫為本。士以喻義為先。倫不修而以文賁飾。義不明而以利計私。何以為士子之倡乎。學校之科條。非不燦然。顧或於倫物不躬行。則三德六行。皆空華矣。或於利義不明辨。則服古入官。皆市道矣。爾監臣可不孜孜以是道。其國子。爾多士。可不汲汲以是臻於高明。毋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毋以為陳言而不求切已。朕所厚望於臣工庶士。滌濯其心。誠勤無懈。以

培植賢才。為國楨幹焉。各宜交勉。特諭。

嘉慶九年。御史五誠額奏。各部院衙門筆帖式。遇有題升保送各項差使。請先儘

京察一等人員題升保送。

諭內閣所奏是。京察為激揚大典。各部院堂官保送一等筆帖式。自必將平日當差勤慎。繙譯通順者。遴選保奏。引見後。除記名升用外。其未經記名。准列一等加級。仍在原衙門行走者。遇有本衙門題升保送差使。自應先儘升用。乃往往有將二等之員列入。而京



天章  
察一等之筆帖式。轉致向隅。若謂一等之員不稱遷擢。則從前京察時。何以名列薦剡。若謂二等中本有出色之員。理宜量為升用。則京察時。又何以不列入優等。辦理兩歧。殊未允協。此亦不獨筆帖式一項為然。嗣後各部院衙門題升保送之處。著先儘一等人員。如一等無人。或一等之員遇有事故。及始勤終怠者。方准以二等人員題升保送。該堂官不得意為高下。

御製八旗箴

皇清受

命。撫有萬方。白山毓秀。闔門衍祥。

躬率子弟。基開瀋陽。八旗布列。有正有鑲。干城禦侮。勲紀旂常。

世祖入關。定鼎帝閭。爾田爾宅。月賜銀糧。不耕而食。不織而裳。百有餘歲。

祖

考澤洋。名臣勇將。佐治騰驤。賢才傑出。文修武揚。列聖培養。治具畢張。惟予小子。遵守不遑。生齒日衆。間



有莠良。書箴誕告。敬聽毋忘。國語勤習。騎射必強。尊君孝父。警情戒狂。勿酣酒肆。勿入賭場。勿爭小忿。反致大傷。勿費銀米。債負難償。勿游狹邪。勿干憲章。乃祖乃父。世德流芳。胡為暴棄。甘蹈患殃。凡此數事。視若病瘍。分置都統。蓋臣賢王。殫心竭力。協恭贊匡。代予敷教。才智勿藏。衆擎易舉。共迪

前光。稟承

考眷。宵旰自憂。期復舊俗。永保無疆。

謹案監臣等。於嘉慶十三年恭錄勒石。

嘉慶十五年。

諭吏部。向來分部行走人員。三年期滿。例應由各該堂官秉公考察。分別去留。原為覈實程材之道。經朕節次降旨。諄諄訓飭。乃近日各部院堂官。於學習人員報滿時。往往以該員等行走已歷三年。一經澄汰。未免缺望。遂爾概行保留。藉以沽名釣譽。殊不思各部院大臣。經理政務。自應綜覈名實。以公事為重。各司員有分理庶事之責。總當視其人之才具。能否勝任。不可曲徇人情。多為遷就。且該員等甄別改用之後。



亦當有官可補。不至終於廢棄。又何所用其瞻顧耶。嗣後各該堂官。務於行走人員。隨時留心察看。報滿時。應去應留。秉公覈實甄別。無涉冒濫。以副朕澄敘官方至意。

御製喜雨山房記

喜為七情之首。發而中節。斯能致中和之極焉。人君承

天立統。愛育蒸黎。誠能歲美人安。陰陽和。風雨時。可喜在是。而必以兢兢業業為主。勤政不息為先也。雨澤

庶物。化洽生成。五穀含滋。百昌蕃廡。萬民衣食之源。六氣網緼之始。誠授時念徵之要也。我

皇考最重祈雨。創舉

常雩祀典。萬代遵行。

躬展

大雩。甘霖立沛。祈謝詩文見於

聖製集中者。不可數計也。予小子欽承

庭訓。念切閭閻。殫思雨為和衆之端倪。生物之根本。

上天資始乾元。



后土資生坤德。皆時雨之所敷。溉萬彙發育。誠可喜也。命名山房。久未作記。今歲自仲春至仲夏。十旬未沐甘膏。又兼畿南五府。河南四郡。山東兗曹一帶。均欠霑被。旱象已深。憂莫大焉。敬舉

三壇虔祀

社稷。靡神不舉。有求罔應。予自知愆咎日深。抱憂日甚。敬遣守土之臣。虔詣

岱宗。代予申祝。感荷觸石而生。不崇朝而青齊被澤。禾黍播種。運河通順矣。序臨夏至。敬求

方澤。次日即沛渥膏。夜以繼晝。酣足深濃。京畿三輔。皆同浹洽。大田可植。久旱逢甘。誠可喜也。而畿南豫省。尚未普霑。是喜在近京。憂在遠郡。近京之萬姓。同喜甘膏。遠郡之羣黎。仍憂亢旱。而予之憂實不能解也。奉

天治世。皆吾赤子。一夫不獲。一人之責。若耽目前之小喜。必貽日後之大憂。在臣民或有可喜之時。人君終鮮忘憂之日也。遇災而懼。災可為祥。念及蒸黎。實難膜視。近畿農功有望。實可喜也。自正定至開封。赤地



千里貧民嗷嗷待哺。雖蠲緩截漕。多方拯救。恐未能遍及。轉於溝壑者。不知凡幾矣。予奉

考命。撫有函夏。惟期雨暘時若。海宇乂安。一隅荒歉。心抱憂慚。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終無已時。而後天下之樂而樂。未知何日也。敬俟

天恩。普錫大有。農慶三登。澤敷九寓。福被蒼生。喜同臣庶。喜雨山房之額。名副其實矣。豈同蘇軾喜雨亭一郡之喜。遂欣然自作記乎。

謹案監臣鐵保於嘉慶十八年奉

勅書。勒石監中。

皇上

道光三年

勅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化民成俗。基於學校。興賢育德。責在師儒。矧夫成均首善之地。風勵天下。實始於茲。洪惟

列聖。稽古右文。二百年來。人材蔚起。粵我

皇祖。肇建辟廱。鼓鐘之風。有邁前代。逮我

皇考。武功既蒞。文德誕敷。朕嗣位之三年。聿修茂典。爰



於二月上丁躬親釋奠。越六日癸丑臨雍講學。園橋觀聽。雲集景從。朕甚嘉焉。夫學有本原。士先器識。漸摩濡染。厥有由來。咨爾監臣。式茲多士。尚其端乃教術。正乃典型。毋即於華。毋鄰於固。入孝出弟。擇友親師。庶幾成風。紹休

聖緒。惟爾監臣。無曠厥職。欽哉。特諭。

御製

至聖廟古柏歌

夫子堂前柏樹古。蒼然天矯丹鳳舞。我來展拜仲春

時。靈根翠黛心摩撫。千年益壽異天封。四時嘉蔭超新甫。喬柯偃覆春復秋。霜皮磊落風還雨。晦靄烟雲襯彝鼎。踰歷星霜儕石鼓。青青不改有神功。滋榮得所謝斤斧。分行屹屹樹豐碑。景仰宣聖鴻文垂。萬世師表

祖題額。孝弟忠信人倫基。昔年釋奠曾奉

命。今則講學禮攸宜。為人臣暨為人子。曲衷不遂空愴之。凜承大位日兢惕。一勤莅政心孜孜。羨爾棟梁之材堪予輔。堅貞秀拔起遐思。

朕在藩邸時

屢奉皇考命行



釋奠禮。今則躬親視學。親清蔭而如新。念風光而忽異。惟有勤政任賢。仰承之質。彌增堂構之思矣。彝訓。撫茲棟梁。

天章

道光八年。

諭內閣。禮部遵旨將回疆底定。應行告功各典禮查

明具奏。朕釋奠

先師孔子。著於明春舉行。至御製碑文。勒石太學。著

該衙門將碑石妥為預備。候旨頒發碑文。敬謹摹

泐。

道光九年。

御製己丑仲春上丁致祭

先師孔子行告功禮敬述

致齋拜謁告功時。典重欽惟

百世師。體用精微傳道統。天人模範啓來茲。同歸經

正義倫敘。一貫文成治法垂。

夫子堂中瞻禮器。止戈敷化凜深思。

謹案臣監。敬謹遵懸彝倫堂

暖閣

御座旁。



--	--	--	--	--	--	--	--	--	--	--	--	--	--	--	--	--	--	--	--

